

四书经注集证

第一函
第八册

光緒庚子二月

四書經註集證

端方敬署



光緒二十六年歲

次庚子月正元日

四書經註集證叙

自有明以制藝取士士人膠衣
就傳未及徧治他經而於四子
之書則靡弗究蓋班史所云利
祿之途然也舊無四書之名宋
淳熙時取子朱子集註章句之

書頌之學宮科舉之法行其書
垂為令甲明史藝文志因別立
四書一類所收刪人之作五十
有九部上溯南宋以來先達論
著不下百有餘家大抵詳於明
義理而畧於治故實豈不以聖

賢緒論剖析毫芒資為身心性
命之益而其他固非所急與不
知魯鄒一綫之系大昌於新安
所傳布於今日者賴此編存其
於三代上之典章制度燦然可
覩下至名物訓詁無所不包而

考亭絕業以道向學為基觀所
序述及與友朋問會之言未嘗
不斤斤於漢唐諸儒之說矚有
據依世之祖漢而祧宋者真目
瞠之見已吳中吳文園氏輯有
四書經註集證十九卷儀徵太

傳嘗序而行之其書一遵朱註
而甄錄典故稽覈異同既無講
學家空疏臆度之辭亦無考據
家穿鑿支離之弊朱註援據諸
書時、得以考見而當年去取
之矜慎亦因以窺其一斑洵讀

是書者之津筏也今者屢承
明詔釐正文體操觚之士力崇
正軌一革曩時奇袤詭僻之風
竊恐墨守陳言規繩尺之間
局拘墟而安僻陋則目噎廢食
束書不觀甚非

朝建博求通才之至意也爰取
是書付三精印以廣其傳俾學
者知所折衷焉

光緒二十有六年歲次庚子月

正元日溁陽端方譔



147

子年九月廿五日



卷之八

五

...

...

宋大儒定著四子書數百年功令所垂制義一途無不望的以趨承學之士先後從事於其書者層見迭出今具於續文獻通考經義考二書有可指數其目者殆不下五六百家其餘時師之講習鄉塾之抄撮尙不在其內可謂博矣綜其異趣大抵言義理者十之九言故實者十之一然一義理也而格致之說陽明與朱子互岐一故實也而禘祫之議子邕與康成爭勝若其他微文散義之牴牾者未易終窮而門戶黨援之習浸成於學士大夫之私意或反假四子書以爲之端是韓子所譏不合不公者也善乎

昭代大儒陸清獻公之言曰四書自經朱子訂定便如大禹平成天地一番後來者無容置喙此誠足以息鬻競而正趣向矣然言義理而極之誠正脩齊治平天人性命之秘奧言故實而極之典

章制度古今沿革是非之變與夫星官卜祝草木蟲魚之類無不
錯出其閒是四書雖爲童孺口傳之業而實統滙條貫乎六經子
史固宜

國家著爲功令羣天下後世之通人鉅儒殫心力事編纂窮老盡
氣以冀幸其有一言之合者其托業甚大且要寧區區資帖括者
勦襲之具云乎哉夫天下英奇蔚起五車四庫之書可遍觀而盡
識也九流百家之說可旁咨而博攷也辨貳負鼯鼠之恢奇析瓊
瑯汪張之淵奧往往目不見睫如王伯厚所記東坡解孟莊子之
孝爲獻子雖三尺童子亦必侈口而笑之矣然則章梳句比窮源
引委近於學究所云云者自其出就外傳之初馴而習之以爲異
日洽聞殫見之基庸非汲引來學之盛心歟同里汪子石潭緘寄

蘇州吳文園先生所輯四書經註集證因受而卒讀之詳於故實而盡去其傳會義理循聲模響之習其注名物訓詁於本句之下并及朱子所引成語者則本元詹氏纂箋之例而廣之其博引古今人物出處而各列其原書者則本明薛氏人物考之例而變通之大旨一本朱子而後來考辨之精與其沿襲之誤確然有可依據者閒亦採入一二凡以期于是而已先生竭數十年採錄別擇之勤手輯是書意以砥義理空疎之失而爲談故實者息穿鑿攻擊之私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昧其解者比比也則是書之爲功豈淺鮮哉汪子旣刻以廣其傳并屬一言先之故爲道其原流分合之故以不沫作者之旨而并以見汪子殷殷嘉惠之誠善學者誠由此以得其大義微言之所在抑又不妨爲筌蹄之棄矣

嘉慶三年歲次戊午夏五月小暑後五日儀徵阮元序

機垂髫讀四子之書章疏句解性愚魯不甚通曉見時俗高頭講章依傍聖賢之言斤斤求肖萬一以彷彿於影響之間其所以爲後學計者至苦而或時喻時不喻卽其稍有開悟者又多不免於空踈之病蓋蒙養之難如此也早事衣食便輟舉業於此事遂從廢置豈復敢以不學未習之身妄作解人比來課兒輩讀書私冀其卒業于此未嘗不留心善本以爲少成習慣之助會蘇郡吳君子山司教六安因緣接晤什襲其尊甫所輯四書集證出以見示雖無能窺測淵微而以吳下人文之地淵源漸被又殫數十年搜羅纂葺之勤易稿三四垂老不輟殷殷嘉惠後學之盛心欲以使天下窮鄉僻壤開卷瞭然得緣以識古今名物之繁自其童年之朝搵夕染而早喻之也則由此以進於大成不可謂非先入之主

其賢於空踈者遠矣因爲抄錄一通以質同里諸先生重加是正
付諸梓氏旣以公吳先生之學於當世而區區期望來學之私亦
於是乎在刻旣成爲述其緣起時嘉慶三年四月廿四日江都汪
廷機識

四書經註集證凡例

一四書自南宋以來諸家義疏盛起後行爲講章通計不下千餘家醇雜偏全皆于理發揮無餘矣是編惟詳典實故並不
及

一方山薛氏始爲四書人物考其後簡臣王氏之四書徵伯敬鍾氏之圖史合考明卿陳氏之人物備考海虞陳氏之名物考人物槩應城陳氏之論語類考孟子雜記率不下數十餘種博考旁搜皆極詳備諸書顯晦不同薛氏一書最爲時俗通行而貫合衆說自成一家是編仍標明原引各書使讀者知所自來悉可依據

一四書自朱子集註章句出已集諸家之成然于名物訓詁皆

四書經義纂註 凡例
仍先儒舊解最爲審慎後來專門考據始有指摘一二之譌者去攻訐之私而存綜核之義亦大賢所不廢也故是編一遵朱子復閒採其異義者

一象數名物之學沿革愈多考索愈核至顧寧人閩百詩江慎修三先生出益臻精詣故是編採葺特衆其有好事新奇自立意見以樹幟者槩不敢錄入

一四書皆三代以上事今自五經三禮三傳及國語國策所述典制人物並相佐證其先秦諸子及後出諸書畧取馬氏釋史之意兼錄其雜馴者以廣見聞

一 是編倣四書纂箋之例於朱註所用成語各證其出處其所引史傳亦各具本末

一山川郡邑諸志歷代相沿開多傳會今必擇其近是者其或偶在疑似之間亦並錄以備考非敢臆斷

一鳥獸蟲魚草木之箋並有專書考析至詳今各依類采入遇物能名非敢辭繁

一朱子于白文下各存音釋本之陸氏釋文從註疏之例也然傳本互有異同今一據舊本爲準間有與俗異者

一人物有先後重見者義類各殊亦並依本旨分錄仍注明餘見某處

一朱註所引先儒祇稱某氏後學每不識爲何人元儒胡炳文四書通臚于篇首亦祇及名字里居今各依文輯注詳其生平有一二無可考者則闕之

一經中所分章節向來注釋家但詁大意或有分章不分節者
今一本朱子爲定閒有依文分注詞涉繁多不得已偶有離
析期于此附親切非敢妄分章節也

一聖賢立言宗旨務以明理爲先然名物不審訓詁不確則理
亦無由可見此俗學孤陋浸流而爲空疎也是編爲初學起
見若大雅宏博之士儘可馳騁百家含茹衆有至于神明會
通更不妨爲筌蹄之棄惟是罌漏旣多折衷鮮當識者幸有
以教之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二月初日吳趨吳昌宗識

先君子從事四子之書採錄摭彙幾殫一主心力

天佑

少受庭訓

習見丹黃編次歷寒暑窮日夜不休比寫有成書卷帙繁重無力
付梓而於殷勤誘啟之意拳拳尙有待也風木含悲驅馳不息珍
護遺編手澤所存憮然增恨會吾友汪石潭見之深加歎賞爲錢
板維揚石潭嘉惠來學之心爲近世所希不特先人隱願藉此獲
伸卽不肖如天佑亦得稍釋其弗克負荷之愧云刻旣成謹附志
數語于末嘉慶三年戊午三月朔日男天佑百拜跋

卷之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孔子弟子考

按鄭康成孔子弟子目錄久不傳史記傳七十七人索隱謂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家語不載公伯寮秦冉鄒單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豐此係舊本家語今所行王肅家語僅七十六人文翁孔廟圖七十二人中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則增損又不同矣唐會要所載及禮樂志開元贈典並七十七人其姓名與史記同惟通典于十哲外更列七十三人則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枨琴牢琴張六人也蘇轍古史著錄七十九人自謂通史記家語所不載者而兼錄之然取今王肅本家語與史記參校其名字之參差歧出者甚多近代朱彝尊孔子弟子考最爲綜博孔昭煥闕里文獻考附集諸書所載增多十有四人今以史

記爲主其餘皆附列而于各家傳會論辨之煩及名字多少形似之處不多及焉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今家語誤作五十歲

冉耕字伯牛魯人闕里廣志云少孔子七歲

冉雍字仲弓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冉求字子有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今家語云仲弓之宗族

仲由字子路卞人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

宰予字子我魯人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今家語作三十五歲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

歲今家語作少四十歲

原憲字子思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

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魯人

公皙哀字季次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齊人今家語作字季沈

曾蒧字皙曾參父

顏無繇字路顏回父少孔子六歲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今家語云

高氏之別族少孔子四十歲禮記作子臯左傳作季羔

漆彫開字子開魯人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

公伯寮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云家語有申繚子周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

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正義曰家語云魯人今家語

少孔子四十六歲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正義曰家語云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今家

語作少孔子三十六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今家語作陳人字子期

梁鱣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今家語少孔子三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魯一作曾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文獻考云蔡人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皙又曰子循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

曰趙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祖句音鈎茲字子之今家語作公祖茲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

顏高字子驕今家語作顏刻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漆雕徒父今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一作子友

壤駟赤字子徒今家語作穰駟赤字子從秦人

商澤字子季今家語作子秀魯人

石作蜀字子明宋贈成紀侯

任不齊字選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

后處字子里齊人今家語后誤石

秦冉字開正義云家語無此人

公夏首字乘魯人今家語作公夏守字子乘

奚容蒧字子皙今家語作奚蒧字子楷正義云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康成曰魯人或曰晉人古史堅作庸

顏祖字襄今家語作顏相字子襄魯人文獻考云古本家語無此人

鄔單字子家

句井疆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今家語作宰父黑

秦商字子丕索隱云家語魯人字丕慈少孔子四歲秦華父之

鄭康成曰楚人

申黨字周魯人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旂字子祺魯人

縣成字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今家語作左郢字子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

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魯人

施之常字子恆魯人

顏噲字子聲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

樂欬字子聲魯人

廉絜字庸今家語作子曹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

顏何字冉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

邾與字子斂魯人索隱云曰家語作選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

諱改之

孔忠字子蕪孔子兄孟皮之子古史作孔弗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索隱曰家語作子尙魯人

以上共七十七人皆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自公孫龍以上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冉季以下四十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後今惟顏高秦商叔仲會三人據家語諸書補其年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史記無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說文亢作伉史記無縣亶字子象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亶父魯人史記無或云卽史記之鄒單也

以上三人本家語外與史記記者七十三人共七十六人

林放魯人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

申棖見論語

申堂

以上四人本文翁孔廟圖按索隱云此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牧皮見孟子

仲孫何忌曾大夫孟僖子之子諡懿子見左傳

仲孫說亦僖子子諡敬叔見左傳

孺悲見禮記雜記

公罔之裘見禮記射義

序點見禮記射義

孔璇見家語

四書經注集卷

六

惠叔蘭見家語

常季見莊子

鞠語見晏子

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孟子作顏讐由

廉瑀見文翁石室

魯峻見文翁石室

子服何見石壁畫卽論語子服景伯也

以上十四人本文獻考所集

竇牟賈見禮記樂記

左丘明諸儒如班固杜預劉知幾之屬皆謂親受經孔子

以上二人本朱彝尊孔子弟子考

孟子弟子考

按宋政和五年詔定鄒縣孟子廟配享從祀皆擬封爵悉本趙注惟少滕更一人爲十八人元吳萊有孟子弟子考今已不傳有序在文集中自朱子集註出而季孫子叔二人始廢然萊在朱子後猶尙稱十九人也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益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宮夢仁讀書紀數畧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益成括爲孟季子告子周霄數同而人異今以趙注爲本而重錄其他見者

趙注弟子十五人

樂正子

公孫丑齊乘滕州北公村有墓

陳臻

公都子

充虞

季孫

子叔

高子齊人王伯厚云小弁章高子孟子以叟稱之與去齊時以尹

士語告者當另一人

徐辟

咸丘蒙

陳代

彭更

萬章齊乘滕州南萬村有墓

屋廬子

桃應

趙注學于孟子四人

孟仲子

告子

滕更

盆成括

各書別見者

史記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並門人也

呂氏春秋注匡章孟子弟子

淮南子注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

廣韻孟子門人有離婁

四書經註集證

大學章句序

意斷曰章言斷曰句章句之說起於漢儒前漢藝文志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公羊章句穀梁章句等篇又揚雄傳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儒林瑕王江公傳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讀曾敘通作序爾雅序疏敘陳此經之旨如孔子作書序子夏作小序是也

大學之書

四書考大學者小戴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謂作於曾子或謂作於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朱子為之章句或問以釋之遂與中庸獨行於世云古本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今所定蓋本伊川程子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為之地

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禮王制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餘見後

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左傳閔公二年十偃曰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秬秬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韻會十萬為億十億為兆禮內則降德於眾兆民疏算法有大小二數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大數以萬為等是萬萬為億萬萬億為兆也按朱子註孟子其說不億云十萬為億註周頌萬億及梯云數萬至萬曰億蓋兩取其說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史記三皇紀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首人身有聖德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為人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
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氏有龍瑞以龍紀
官號曰龍師作二十五絃之瑟以木德王主春令月令孟春
其帝太皞是也都於陳東封泰山立十一年崩神農詳孟
子史記五帝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虛而神靈
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
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
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
侵陵諸侯諸侯皆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貔
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又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
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
居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
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
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居軒轅之上而後于西陵之女
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黃帝崩
葬橋山通鑑綱目前編黃帝有熊氏立六相暨史官立占天
官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命隸首作數命伶
倫造律呂命榮援作十二鐘命大容作咸池之樂作冕旒正
衣裳作器用作舟車作合宮作貨幣作內經命元妃西陵氏
教民蠶畫野分州經土設井屈軼生于庭鳳凰巢於閭麒麟

遊於國帝崩于荆山之陽堯舜詳傳第九章

所以繼天立極

穀梁傳繼天者君也漢書五行志宓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列子女媧氏斷鼈足以立極

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註司徒教官之長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書舜典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第註大司樂教官之長即唐虞后夔之職也禮王制大樂兩論造士之秀以告王而升諸司馬

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周禮冬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官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則禮地官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冬官匠人營國方九里勅三門國中

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
社前朝後市問巷詳論語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

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入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士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尙書大傳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

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灑掃應對進退詳論語禮內則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主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保氏掌教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康成註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按吉禮事邦國鬼神祇之禮也凶禮以喪禮哀死亾以荒禮哀亾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禴禮哀圍敗以饋禮哀寇亂也軍禮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之禮也賓禮親邦國之禮

也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服膺賀慶之禮也 六樂雲門
大成一日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按雲門黃帝樂言
德如雲出能畜物也大咸堯樂言德無不施也大韶舜樂言
德紹乎前也大夏禹樂言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言德能
救護民也大武武王樂言德能成武功也 五射白矢參連
刻注襄尺并儀也 按白矢者矢貫在侯而侯背見其鏃白
也參連者前發一矢後二矢連而去也刻注者矢行勁直刻
剡然注于的也襄尺者襄作讓臣與君射讓君一尺而退立
也并儀者四矢貫侯狀如井也 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若
表舞交衢逐禽左也 按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聲相應
也逐水曲者車行水畔隨其勢而屈曲也過君表者即穀梁
傳所謂流旁握而御不擊也舞交衢者車在交衢旋舞中節
也逐禽左者驅禽當君之左使君射之也 六書象形會意
轉注指事假借諸聲也 按象形如日月類象其形也會意
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其意也轉注如老考之類首文相
同而其下左右轉相注也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人人在一
爲下各指其事也假借如令長之類一字而兩用也諧聲如
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 九數方田粟米差分
一曰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一曰贏不足方程勾股一曰
旁要也 按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米以御交質變易差分
以御貴賤稟稅少廣以御積幕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
輸以御遠近勞費盈朒以御隱維互見方程以御錯糲正負

勾股以御
高深廣遠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
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書敬于之命殷王元子註元長也

公卿大夫元士詳孟子

集韻韻會適與嫡同增韻正室所生之子曰嫡子禮檀弓扶
適子南面而立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又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
後選皆造焉校詳孟子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

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

論語躬行君子

心得

易謙卦鳴謙貞吉中

心得也

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之外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

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

禮表記俛焉日有莘莘

以盡其力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

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

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

支流餘裔

曲禮少儀內則皆禮記篇名禮之小節繁文曰曲後人以編

簡多故有上下篇少儀記相見及薦羞之小成儀石梁王氏

曰非幼少之少此篇曲禮之類闡門之內禮儀可則曰內則

弟子職管子篇名管仲所著類篇支分也玉篇支離自異正

韻裔胄也前漢藝文志小說篇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

流裔師古註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

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

史記孔子世家以詩書禮

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

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

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老子去用意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莊子人間世惟道集虛漢書藝文志道家無為又云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華嚴經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程子曰道家虛無佛氏寂滅

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

漢書藝文志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靈物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

乎其間

漢書藝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從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小說十五家內百家百三十九卷韓愈進學解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按五季之名始見宋史地理志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謂後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謂之五季者本左傳晏平仲此季世也之語以五代禍亂相尋國祚短促故稱季也後梁姓朱氏初宋州陽山人朱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竟移唐祚傳一世後唐兵來伐國亡其二主合一十七年後唐姓李氏初沙陀人朱邪赤心事唐有功賜姓李氏至子克用滅黃巢封晉王孫存勳環封以兵滅梁稱帝號曰後唐傳二世石敬瑭以兵入洛陽國遂亡其三主合一十三年後晉姓石氏初沙陀人石敬瑭為後唐明宗之婿與潞王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帝建國號曰後晉傳一世後為契丹所滅而國亡其三主合一十一年後漢姓劉氏初沙陀

人劉知遠仕晉以功封平北王及晉王重貴為契丹所虜知遠乃即帝位於晉陽建國號曰後漢傳一世及郭威舉兵反隱帝為亂軍所弒而國亡其二主合四年後周姓郭氏初耶州堯山人郭威仕漢為樞密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建國號曰後周傳二世禪位於宋而國亡共三主合十年

天運循環史記高祖贊三無往不復易泰卦無宋德隆盛治教

休明

宋史太祖姓趙氏涿郡人父宏殷母杜氏周顯德中宏殷累官檢校司徒太祖生于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貞應募居帳下世宗即位典禁兵累拜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士以黃衣加太祖身羅拜呼萬歲太祖肅隊以入改元建隆定國號曰宋都於大梁

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漢書武帝贊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

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荀子非相篇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

者矣註衆然復明於世
明白之貌

河南卽今河南省之河南府昔武王定鼎郊廓成王營洛爲
王城下都平王自鎬京東遷乃居王城秦置三川郡漢曰河
南後魏改洛州唐爲東都宋名西京明置河南府隸河南省
其附郭屬縣曰洛陽伊水洛水皆經其地卽二程夫子所居
也故世稱濂洛關閩以洛指程而號正公曰伊川先生焉宋
史道學傳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開封河南高祖羽太
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顥資性過人
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商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
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猝不動聲色自十五六
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
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
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卒年五十四文彥博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
祀孔子廟庭程頤字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
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正語默一以聖人爲師
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
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指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
尊崇之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出其
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世稱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嘉
定十三年賜諡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宋史道學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
年中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出知饒州未至卒熹幼穎悟甫
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
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
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
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除
知南康軍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光宗即位再辭職
改知漳州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四
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
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門人范念得黃幹拳拳以勉學修正
遺書爲言翼曰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
外者僅九年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劉子羽寓建之崇
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筆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
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
一介不取也既沒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理宗寶慶二年
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其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
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
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註大學中庸
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

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
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
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
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
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淳祐元年
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熹子在紹
定中為吏部侍郎

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
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
成俗禮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

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淳熙宋孝宗年號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凡三改元隆興二
年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新安徽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
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亡屬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為
丹陽郡地三國吳曰新都晉曰新安隋唐曰歙州宋曰徽州
府其屬有婺源縣按李果齋方子撰朱子年譜先生本歙
州人世居婺源永平鄉松巖里父韋齋先生松為政和建寧

建寧府二州館於尤溪延平屬縣鄭氏而先生生時
遭父喪以方臘亂不能歸遂葬其邑寓劍今延平
府建寧府二州館於尤溪延平屬縣鄭氏而先生生時
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庚寅十四歲韋齊聚以先生屬白水
劉勉之十九歲登進士後二年如婺源展墓至四十七歲再
如婺源然則朱子始終爲閩人今自謂新安者本其世居者
而言亦不忘父母之邦耳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集註

按舊音泰本鄭康成註指其地對小學言也今如字讀乃朱子所更定指其書對小子之學言也東齋記事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子者人之嘉稱聖門諸賢有稱其姓而以子繫之者有稱其字而以子冠之者若顏子曾子冉子及子貢子張子游是也朱子尊敬程子故冠子於程子之上以重致其美也新安陳氏曰傲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說文門從二戶象形玉篇人所出入在堂房曰戶在區域曰門釋名門捫也在外為人所捫摸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
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
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
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又大學始教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
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十誦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
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
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又大學之教也時
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履不能安蒞不學博依
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
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又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
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
視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

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

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書肩征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止者必至於是不遷

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

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說文網維紘繩也天雅疏網之大繩書盤庚若在綱有條而不紊釋名領總領衣體為端首也荀子勸學篇若挈裘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

得

后與後同後倣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定定向靜謂心

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如所先末終所後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脩其身

說文國邦也从口或聲徐曰曰其疆境也或亦域字爾雅釋宮
屬戶之間曰展其內謂之家周伯琦曰豕居之圈曰家故从豕
从豕後人借為室家之家猶牢本牛屋後人借為牢獄
之牢釋名身伸也可屈伸也九經韻覽總括百骸曰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釋名心織也所識織微無不貫也禮疏總包萬慮謂之心內經
心藏神脾藏意靈樞經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在謂之志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
後做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

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

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

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漢書劉向傳校中秘書各有條目廣韻條小枝也漢書梅福傳求假輶傳詣行在條對急故註一一條對而言之若木條然體樂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土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白虎通爵篇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辨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
為天之子也援神契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鈞命訣帝
主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何以其俱命于天而主治於干
里內也說文庶屋下衆也儀禮士相見庶人則曰刺草之臣孟
子章指衆庶之人未得為臣書易諧格爾衆庶書洪範凡
厥庶民又兆庶黎庶氓庶見於他記傳皆庶人之謂也

壹是一切也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
上一切滿秩如真師古註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尚
取整齊不顧長短
縱橫故言一切也

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
五字

論衡曾子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家母以手盥曾參即
馳至問母曰儻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盥曾以呼汝耳家

貧食力敝衣躬耕曰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問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家語曾子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什地有頃而蘇盛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毋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不知其平也孔子聞之曰參來勿納也委身待暴怒以陷父於不義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戰國策曾子處費費人有同名參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參殺人其母向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曰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韓非子曾子往鄭至勝母里旋車而回惡其名也家語齊聘曾子為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膳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出之入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人命况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禮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干一經問答門人所述以其稱曾子曰知之如論語首篇有曾子曰先儒乃以為曾子門人所記朱彝尊經義考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于大戴記者十篇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子之行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至朱子論定為曾子之書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四書答問朱子所據者鄭康成元本也康成生於漢末去二載未遠其本一因戴記之舊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鄭本原在沒世不忘之下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原在誠意章後聽訟一章鄭本原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鄭本原在經文之後而下屬於誠意之前又云大學戴記原文不分經傳只作一篇文字篇首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凡二百五字所謂古本大學也朱子因之未嘗有所移易所謂更考經文別為次序

者以傳之錯簡者言也自魏正始中詔諸儒虞於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百大學首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一節次之物有本末一節次之詩云絳蠶一節次之然後次以知止一節又次以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然後次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物格而后一節而載記元文裂矣後儒不深考知止一節錯亂之由又不察章句聖經一章未嘗更定之實遂以知止而后有定二節為釋格物致知之義自經文中提出定為傳之四章或首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則近道矣下繼之以子曰聽訟節此謂知本下繼之以此謂知之至也一句復綴之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或作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云云知止而后有定云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云云皆自以為得古本大學之意而不自知其割綴經文為程朱之所不敢為也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

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四書釋地康圻內國名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按此說本孔安國書傳與作

謚號解者不同存此以備集註所未備
王弟武王誥命為諸侯史臣錄其詞遂以康誥名篇
康叔名封武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史記殷本紀大甲成湯適長孫也伊尹立之是為帝大甲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
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大甲居桐宮三
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而授之政帝大甲修德諸侯
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大甲訓三篇褒帝大甲稱大
宗大宗崩子沃丁立書序大甲既立不則伊尹放諸桐三年復
歸於亳思庸伊
尹作大甲三篇

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廣韻

天之明

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

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
作俊

說文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爾雅釋詁君也白虎通德合天子稱帝書序疏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萬然無心忘于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史記正義德象天地曰帝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書集傳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又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曆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曰新曰新又曰新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譽次妃三人行
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十二傳至主癸帝王
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
字天乙審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
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通鑑前編桀三十
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有莘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
面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羅吾網湯曰嘻盡
之矣乃解其三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闢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四十國歸之尚書大傳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
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曰此天
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湯以此三讓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大紀國號曰商其圖書曰歸
藏以冬十二月為歲首改歲為祀色尚白行甲寅歷說苑湯時
大旱七年雒所川竭煎沙爛石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改不
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
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管子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
之無檀賣子者通志命伊尹作樂曰大濩脩九韶六律世紀即
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
而崩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金仁山曰盤沐浴之器也頭曰沐身曰浴禮沐用盤盥漱亦以盤則盤沐器也浴器亦曰盤古有盤盂之戒盂卽杆亦浴器也銘字從名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爲名釋文刻金曰銘古人之有訓誡勲業者多刻之於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世刻之於碑碣也然則刻字書於金故曰銘古者器必有銘蓋器爲常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器之常用而得以常警也張叔與記沐浴之盤本鄭氏註沐謂滌髮浴謂盥手盤卽內則少者奉盤之盤古者浴有二義浴而盥手則與沐同此盤是也浴而澡身則更用杆玉藻所謂浴出杆履蒯席是也履踐也蒯席蒯草之席或問率以潔身言者髮與手亦身也

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曰新之不可略有閒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易繫辭鼓之辨之以盡神

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小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集註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

詩大雅文王之篇

大雅詳論語

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

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小序元鳥祝高宗也朱子集註此祭祀宗廟之樂詩儀禮也詩疏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畿也世紀天子畿方千里孔氏曰唐虞稱服殷周稱畿周禮大司馬方千里曰國畿城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四書釋地陽都南毫括地志云在宋州穀熟縣西

南三十五里今河南歸德府隋曰宋州穀熟今改柘城至仲下
時亳都河決乃遷於鶩在開封府河陰縣舊晉故史記作傲皇
市謚曰或云卽敖倉也括地志云蔡陽故城在鄭州蔡澤縣西
南十七里殷時族地也未知孰是至河宣甲時又因河害遷於
相括地志云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今彰德府後魏曰樹
州至祖乙時又遷於耿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
耿城絳州今屬山西省龍門今爲河津縣索隱亦云河東皮氏
縣有耿鄉河津卽秦皮氏地尋又遷邢索隱云邢卽是耿今考
一統志北直順德府隋曰邢州相傳府城卽祖乙故都而蔡氏
書傳亦云或祖乙兩遷也故並存之至盤庚遷於殷在洛州
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四十里至武乙又遷河北卽朝歌也在衛
州卽今衛輝府東北七十三里一統志云今淇縣卽古朝歌地
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不止千里然那
畿乃指國言非如今路程之里數也故云千里

詩商頌元鳥之篇

朱子曰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
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以
奉商後修其禮物其後政衰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
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
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鄭康成曰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
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古商國

契所封也 元鳥一名鳥即燕也其名自呼作巢避戊己月
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仲秋之月二

歸鳥

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小序緡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
誨之故作是詩也朱子集註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
言以自比也埤雅黃鳥黃栗留也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
黃一名鸛鷓一名鸛庚或謂之楚雀或謂之黃袍或謂之博黍
或謂之黃鳥皆此物也當樵熟時來在桑樹鳴則蠶熟亦應節
趨時之鳥也廣雅小陵曰丘風俗通丘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
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爾雅釋丘非人為之丘季
巡註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箋丘隅丘角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蠻詩作緡

詩小雅緡蠻之篇

小雅詳論語

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

岑小山而高也張衡南都賦幽谷鬱岑蔚是草木盛貌詩曹
風蒼兮蔚兮學庸集說啓蒙岑是由尖銳處蔚是林蔚茂處

山尖銳則網羅弓矢不可到林翁茂則鷹隼不可及四書釋地說文解丘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不同况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鄧康成大學註就而觀之知鳥擇岑蔚安開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丘隅孔穎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開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入集註似誤

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按史記禮記通鑑帝王世紀呂氏春秋等書文王名昌季歷之子也季歷妃太任端一誠莊維德之行及有娠目不親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遂以商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子昌龍顏虎眉日角鳥鼻身長十尺臂有四乳聖智慈理其爲世子也朝于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帝乙七祀丙子季歷卒嗣爲侯伯篤仁敬老慈幼禮賢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于八虞諮于二虢度于闕天諫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於是伯夷鸞熊之徒咸至紂

以西伯昌與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進之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強爭力辯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私以告紂紂乃囚西伯于羑里將殺之西伯曰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取庖犧氏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離垂世立教而筮吉凶焉又嘗作琴操以寫懷會閔天之徒末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馴及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指有莘女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伐犬戎明年伐密須都于程又明年伐耆卽黎國也滅之紂臣祖伊聞之奔告于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又明年聞崇亂而伐之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犬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朝于太庭因作豐邑徙都之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乃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嘗立靈臺掘地得死人骨西伯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所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澤及枯骨况其人于於是歸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虞芮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辨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兩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

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嘗出獵
得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尙父西伯壽至九十七而
終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
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
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
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小序淇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
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朱子集註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

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
服飾之尊嚴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也說文木出河內共
北山東入河或曰出隆慮西山一統志表今彰德府林縣明一
統志淇水在今衛輝府淇縣爾雅葦王芻郭璞註葦葦也今呼
鷓脚莎鄭註葦草亦名葦葦本草唐慎微曰葦草葉如竹細薄
莖員小生平澤溪澗側可以染黃洗滌俗名葦葦草通雅似竹
之小草有十一種曰綠卽說文之葦漢書整綬晉灼注曰盤草
出瑯琊似艾可染是也北人呼綠爲葦古者貢草入染人故謂
之王芻一種曰綠竹草詩注作王芻篇竹二草陸璣以綠竹爲
一草名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東南之美者有會稽竹箭焉
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漢書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
園之竹以爲楫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述異記衛有
園出竹在淇水上竹譜淇園殷紂竹箭園也國語左史倚相曰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
士苟在朝者無謂吾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交戒我
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
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
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
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淑聖武公史記衛世家衛武
公名和釐侯之子武公卽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
犬戎弑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五十五年卒爾
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

謂之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

能忘也

漢於六反葦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偶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諼並况晚反向鄭氏讀作峻

晃公武曰文字之學有三形義聲也論形者說文玉篇是也論

義者爾雅方言是也論聲者沈約四聲譜及西域翻切之學是也

也以聲言之如鄭康成註經止曰讀如某字第為譬况之詞至魏孫炎始為反語見陸德明尚書釋文序錄有謂反切始自周

彥倫者非也自西域字母之說入中國乃有翻切之法隋書經籍志所云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

是也按求字有反切二義反者翻也謂以聲韻輾轉相叶而成聲切者磋也謂以兩字磨盪而成聲名雖有二義本不殊故集

註音釋專以反言之後漢書列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為鄉童夫嘗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質諸疑義問畢歸融喟然曰吾道東矣元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幸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設几杖
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後將軍袁隗表
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
為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建安
初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乃以病自
乞還家卒年七十四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
作鄭志八篇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手詩譜
駁許慎五經異議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子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于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開宗之

詩衛風淇澳之篇

朱子詩經集傳衛在禹貢冀州商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
城朝歌而北謂之邯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封其弟康叔
於衛其後并得邯鄘之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
大名府界皆衛境也邯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

淇水名澳隈也

爾雅釋水隈隈註今江東呼為浦澳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
疏并炎曰隈水曲中也案淮南子原道篇昔舜釣於何濱期
年而漁者爭處滿瀕以曲隈深潭相予是不爭隈之類也
以證隈即厓內深隈之處也又厓內為隈外為隈疏李經曰

匡內近水為隈外為鞠詩大雅公劉云芮鞠之即毛傳云水之外曰鞠隈州屋在水曲其內名隈又名隈其外名鞠今云外為隈者隈當作鞠傳寫誤也按此對集注以隈釋澳乃本爾雅疏李巡說也

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錫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

質也

釋名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也錫倨也其體直所裁應倨句之平也椎推也鑿有所穿鑿也古史考孟莊子作錫作鑿正字通鋸鐵葉為之齟齬其齒一左一右以片解木石也說文椎鐵椎也廣韻鑿也顏師古曰所以穿木也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樓鑿而上曰取問君之所讀為何言耶

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說文鑢錯銅鐵韻會錫以鐵為斷凡木石有斧斤痕迹者磨之令平也後漢書董卓傳註卓鑄小錢大五分無輪廓不鑿鑢說文沙水散石也从水从少水少沙見山海經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書禹貢荊州礪砥砮丹玉篇崦嵫之山多

砥可磨刃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既其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左傳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 按考工記有治玉石之工則四者皆工人所治以成器者也

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

學謂講習易兌卦象君子以朋友講習討論論語世叔之事自脩者省察克

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

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

老子傳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小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朱子集註此祭于祖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鳴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

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餘詳論語

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

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

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

泆禮樂記咏歎之淫泆之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以兩造禁民訟入東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傳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詞以告于王而罪其長小司寇之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詞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日目聽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亾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開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使記高帝紀意豁然也註

豁然開大之貌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

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

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

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爲厭

白虎通情性篇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五臟肝仁肺義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萬物生於東方也肺金之精也義者斷決西方金成萬物也按通鑑宋孝宗名昚昚即古慎字朱子敬避君諱故於此篇及中庸天命章註慎皆作謹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釋名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春秋元命苞目肝之使神回元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形長三寸六分衣五色又云兩目神亦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元光釋名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

說文屋從尸人所主者曰尸從至至所止也釋名屋奧也其中溫奧也大屋曰廡廡也廡覆也并冀人謂之序序正也屋之正大者也論衡屋覆人形宅居人體釋名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大第也形有形象之異也軀區也是眾名之大總若區域也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

作心忿弗粉反懣救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懣怒也

雙峯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謂

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

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

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書洪範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禮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土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丙則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左傳昭六年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書伊訓檢身若不及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

以直之易坤卦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惰而辟

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胡炳文大學通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前章故以忿懷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此章故以親愛先之

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

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音

廣韻諺言也善無通乃逸乃諺傳在陪曰諺說文苗草生於

田者穀曰苗凡草初生亦曰苗呂氏春秋苗者禾也生曰苗秀

曰禾其弱也欲孤是也欲相與居其熱也欲相扶是故三

以為族乃多稟詩小雅音厥百穀既庭且碩陰穀碩大也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

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者也

中去聲

禮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百歲通嫁娶篇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性情之大莫若男女男

女之交莫若夫婦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未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歎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促陰舒男三十筋骨強壯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嫁娶者取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說文主發謂之機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天戴禮帝譽產放勳是爲帝堯帝王世紀帝堯陶唐氏祁姓母
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或從母姓伊氏年十五佐帝摯
受封于唐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陽家語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論
衡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呂氏春秋堯戰于
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命質爲樂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淮南子
堯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
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猱獠斷脩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
萬民皆喜列子堯微服遊于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
兩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高士傳帝堯之世壤父年八十餘而
擊壤于道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
德于我哉莊子堯觀乎華華封大曰請祝聖人壽富多男子堯
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
辭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
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
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何辱之有史記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
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說苑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
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馭禽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封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
以王天下新書帝堯曰吾存心予先古加意于窮民痛萬姓之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我饑之一民或寒曰我
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尙書中候堯卽政七十載德政清平

比隆伏羲鳳皇巢于阿閣驪林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階嘉禾滋
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說文蓬蒿瑞草也堯時生于庖廚扇暑
而涼田俅子黃英生于庭爲帝成歷博物志有屈軼草生于庭
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
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又堯以甲申歲生甲
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
位九十八年葬于濟陰之城陽西北是爲穀林帝王世紀帝舜
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宋書符瑞志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
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
適不失于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嘗在側年二十以孝
聞尸子虞舜灰于常羊什器于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
賈賈于是取于頓丘傳虛賣賤于是債于傳虛以均救之又其
游也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皆一國之
賢者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耨畝正河濱之
漁者爭坻舜往漁焉耨畝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麻舜往陶
焉耨畝年而器牢淮南子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
其外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論衡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
無廢亂使入太麓之野虎狼不搏蛟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
迷惑文中子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家語舜之
爲君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
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

德無他好生故也又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尚書
大傳于時俊又百王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
爛然星陳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上天
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子論樂配天之靈還于賢聖莫不咸
聽龔乎鼓之軒乎無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脩通卿
雲藁聚蟠龍賁信于其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鼈咸出于其穴
女也長娥皇次女英帝王世紀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史記舜
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
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
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按書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堯民之從仁也大禹謨云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此舜民之從仁也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史記夏本紀帝履癸立是為桀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

馬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縉之聲爲發縉裂之以順適其意以人駕車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醉而溺水又桀淫虐有才力手能搏虎通志桀欲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真之種泉嫌于死湯行賂桀釋之而賞之贊茅淮南子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大紀桀窮其宗族恥其勤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關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竹書紀年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貫如雨地震伊洛竭二十九年三日並出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三十年瞿山崩帝王世紀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微子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立天下謂之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竹書紀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帝王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人論衡紂沉湎于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

騎行炙百二十日為十夜列女傳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
 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淮南子文王砥德脩政
 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乃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
 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大
 紂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
 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又先是亳有雀
 生鷓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昌紂愈輕肆棄舊貴戚大
 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
 廉者孟戲仲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佞賢
 臣梅伯性忠直數諫諍紂怒殺而醢之有雷開者阿佞進諛言
 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
 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夷羊在牧蜚鴈滿野山鳴河竭天
 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為丈夫宮中夜聞哭
 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
 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史記武王率諸侯伐紂紂發
 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
 而死按書仲虺之誥云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云厥圖帝
 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
 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
 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
 民方與相為讎敵此紂民之從暴也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小序桃夭后妃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繆民也朱子集註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卑雅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于仲春桃生三歲即華果與術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符以厭邪述異記桃之大者為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 蔡音臻

詩周南桃天之篇

周南見 論語

天天少好貌 蓁蓁美盛貌 興也 之子

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

公羊傳 隱公二年 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 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伯姬者何 內女也 其言歸何

婦人謂 嫁曰歸

詩云宜兄宜弟

小序 蓁蕭澤及四海也 朱子集註 諸侯朝 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 故歌此詩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蓁蕭篇

采子集註 蓁長大貌 蕭蒿也 嚴氏粲曰 蒿總名 蕭蒿之香者 也 詩名物疏 似白蒿 白葉莖 蘆科 生多者 數十莖 可作燭 有 香氣 故祭祀以 脂熱之為香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小字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子集註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也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鳩鳩篇忒差也

朱子集註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河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按曹州即

今曹縣屬山東省曹州府鄭氏康成曰曹風民厚重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未時富而無

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陳氏傅良曰夫子剛詩繫曹槍於國風之後

於槍之卒篇曰思周之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爾雅鳴鳩鳩鵲註布穀也江東

呼獲穀疏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朱子曰餽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

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漢書律歷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規者所以為國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圖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冬權夏衡秋矩春規中央為繩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處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

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

書大

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向而

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

書說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是以君子必當因

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

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

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德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

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小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朱子集註此燕享通用之樂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

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

四書釋地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騶濟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節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益陞四縣按南山有臺之南山當即是節南山之山也陸機詩疏臺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

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朱子集註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

尹氏以致亂釋名山體曰石石磔磔也堅捍磔也山多大石曰

畧畧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山多小石曰礧礧堯也每石堯堯

獨處而出見也又云地以石為骨春秋說題辭周易艮為山為

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輔陽故山含石石之為言託

也託立法也物理論土清為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

絡之生爪牙也說文礧小石也磊眾石也礧文石也琅玕石似

珠也礧硤石似玉也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

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詩經集傳尹吉甫之後春秋

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是也按左傳隱五年王使

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文

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子晉成十六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

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世執朝權為

周亂階家父所刺在幽王之世則威福下移之始也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

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

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書蔡氏集傳殷在河南偃師按今河南府有偃師縣其地有

成湯陵相傳所謂西亳者是也一統志云契父帝嚳所都湯自

商上遷焉後盤庚亦徙都於此改號曰殷周氏曰商人稱殷自

盤庚始詩名物疏古今言殷地皇甫謐張守節蔡沉之徒皆以

為卽偃師王伯厚地里考引括地志云相州安陽縣本盤庚所

都卽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里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

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則又以

今彰德府安陽縣為西亳未詳孰是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

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

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

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

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兖州厥土黑墳青州厥土白墳徐州厥土赤埴墳厥貢惟土五色揚州荊州厥土惟塗泥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梁州厥土青黎雍州厥土惟黃壤禮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仿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貢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祿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

說文貨貝而寶龜貝海甲蟲也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

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

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
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其有功能光融天下帝
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
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
而產焉其少子曰季連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孫曰鸞熊鸞
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
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
之田姓芊氏居丹陽說文寶珍也徐注為人所保也管子玉起
於禹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為其從遠且至之難故
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國語楚
語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
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

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恚于楚國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加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劉向新序雜事篇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問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吾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于西門之內為東而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大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視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按此節章句並未指實為白珩之對即所云

楚語亦只說是楚人之語耳非謂國語中之楚語也且國語是左邱明所述豈得云楚書乎虞康成舊注亦云楚昭王時書並

非指今國語故並錄於此以備參考註金王附見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狐突之子狐偃晉獻公娶大戎狐姬生重耳狐偃其兄弟也左傳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贄貳乃降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何以事君乃殺之偃從重耳過衛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後秦伯納重耳于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後周襄王有太叔之難出奔居鄭狐偃勸晉侯勤王初晉侯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子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城濮之戰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卒避三舍晉侯聞與人之誦而疑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又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而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後果敗楚師史記參左傳晉文公姬姓名重耳獻公之子也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善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重耳自獻公為太子時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使重耳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牆宦者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狄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叔劉居狄五年而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使人迎重耳重耳疑畏不敢入乃更迎夷吾於梁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重耳聞之乃謀於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

侯今聞管仲臨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將行謂季隗曰待
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泣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
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
齊齊桓公妻之留齊凡五年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冀要在
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
聞之者吾殺之矣重耳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重耳
不可姜與子犯謀辭而遣之及曹曹其公聞其驍有欲觀其裸
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
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冀璧公子受飧反
璧及宋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
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也從之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
固將禮之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
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
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
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
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

女五人懷羸與焉初惠公負秦約爲秦所獲以太子圍爲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爲懷羸及子圍亡歸晉而懷羸在秦至是乃以妻重耳懷羸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秦穆公納重耳於晉齊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懷公遣使距之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遂入曲沃朝于武宮殺懷公于高粱呂卻畏逼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旣而公宮果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羸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禮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
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
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曰以為利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患弔
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
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
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
也按檀弓本人姓名魯之知禮者以篇首有檀弓二字故
以名篇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
斷丁亂反媚音胃

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隕
卯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
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即伯益賜姓嬴
氏其後中潯居西戎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非子居犬丘好馬
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
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
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
祀號曰嬴秦漢書地理志秦地東井與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宏
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
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
有牂柯越雋益州皆屬焉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鷄犬之次
秦之分也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已而秦伯與鄭人
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
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襲也繆公問蹇叔曰
里奚二人對曰不可繆公不聽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將兵
行兵至滑鄭賈人竝高以十二牛犒師秦二帥相謂曰鄭已覺
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晉襄公發兵遮于微擊之大
敗秦師獲三帥後繆公悔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誓告羣臣史
錄為篇是為秦誓書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傳誓戒也軍旅曰誓說文口人所以食也象形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

天學集說啟蒙此聖字止于通

明之一端即周禮六德知仁聖之聖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

禮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風俗通東方謂之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觸地而出夷者氐也其類有九種一曰元菟二曰樂浪三日高驪四曰滿飾五日鳧夷六曰索家七日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日天竺二曰咳首三日焦僂四曰跋踵五日穿胃六曰儋耳七日狗軼八曰勃脊西方曰戎者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一日僂夷二曰戎夷三日老白四曰允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父子叔嫂同穴無別狄辟也其行辟邪其類有五一日月支二曰菴貊三日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灾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

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

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

宋史列傳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登進士第歷太常博士秘書省正字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號四先生遍六經尤邃于禮解中庸大學等篇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有克己銘考古圖及玉溪集等書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國無遊民

禮王制無曠土無遊民

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

荀子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揚倥

注無德而祿請之幸位

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

禮

制量入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

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
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書仲虺之誥不殖
貨利集傳殖聚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
庫財非其財者也

左傳疏府寶藏貨賄之處庫軍馬兵甲之處禮曲禮在府言府
在庫言庫周禮天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
之人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
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
之藏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
用外府掌邦布之人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禮曲禮天子之
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釋名庫舍也
言物所在之舍也說文庫兵車所藏也府文書所藏也蔡邕月

令章句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高子湯武破桀紂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禮月令仲春之月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恃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

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論法解聰明獻哲曰獻知質有聖曰獻春秋氏族譜獻子慶父之曾孫文伯之子左傳宣公九年王徵聘于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圍宋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成公十三年公如周

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從公會晉侯及諸侯之師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晉果敗秦于麻
十八年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打謀救宋也襄公
二年秋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謀鄭故
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冬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于
長檮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
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
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邇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于司
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
借助焉晉侯許之新序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徒鐘石之
懸不移而其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
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
協和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
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左傳宋向戌來聘見獻子尤其室
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我兄爲之毀
之重勞且不敢間禮檀弓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
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又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
曰可也

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

孔氏疏按書傳士飾車駟馬詩云四牡騤騤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春秋說題辭地精為馬十

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地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春秋考異郵陰合於八合陽九八九七十

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

雅馬一歲曰駘又曰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騊八歲曰馭馬八

歲一變故從八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又

日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爾雅雞

大者為蜀蜀子維未成雞曰健絕有力奮雞三尺為鶡棲于

杙為桀鑿垣而棲為埒春秋說題辭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

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為言佳也佳而起

為人朝暮寶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

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猶曰冰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來近也禮曲禮祭宗廟之禮雞曰翰音爾雅豕子豬豕積么幼奏者豕豕生三縱二師一特所寢櫓四鬪皆白豕其迹刻絕有力豕牝豕注豕高五尺者為豕說文豕豕謂之豬小豕謂之豚化豕謂之豕又曰穀小豚也豕豕生三月也豕豕生六月也何承天纂文梁州以豕為豬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漁陽以豬為豕齊徐以小豬為豕豕白豕黑頭也豕豕奏毛也禮曲禮凡祭宗廟之禮豕曰剛鬣豕曰膾肥

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禮月令孟冬水始冰地始凍仲冬冰益壯地始坼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禮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床禮記有枕造冰盛冰無冰用水也禮記也冰在下設床於上去席而袒露第簣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盤冰夏頒冰掌事秋刷左傳昭公四年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近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巨豕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敬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真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瘥不降民不夭札今城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菴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說文牛大牲也脾雜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燥故易坤為牛乾為馬牛病則耳

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者以耳祭義所謂牛毛尙耳是也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共享牛求牛賓客其積膳牛軍事其犒牛喪事其奠牛軍旅共兵車之牛禮曲禮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爾雅羊牡粉牝將夏羊牡踰牝殺角不齊觥角三豸踰羊黃腹未成羊犴絕有力畜卑雅羊性善羣母成羣則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今所謂壓羣是也北人謂之羊頭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羊宜驅而牛宜牽羊性畏露曉出而早歸春秋繁露凡贊卿用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乳類知禮者故以爲贊禮曲禮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

百乘之家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

有采地者也

禮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漢志註采官也因官食邑故曰采地本作採通作采

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
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也

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管子心全乎中形全乎外不逢天災不遇人害謂之聖人按此則蓄爲旱乾水溢之類害爲盜賊亂竊之類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
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